



“两不怕”：打赢现代战争的精神利刃

□ 李合生 曹二刚 吴定平

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军委2019年开训动员令中明确要求，弘扬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，不畏强敌对手，不畏艰难险阻，锤炼血性胆气，苦练杀敌本领，练出精兵劲旅。这一重要指示，深刻揭示了人的精神因素的极端重要性，充分表明了“两不怕”精神过去是、现在是、将来永远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。面对眼花缭乱的现代战争，无论战争形态怎么演变，作战方式怎么变化，“两不怕”精神永远是我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。

现代战争人的对抗 内在本质决定“两不怕”精神永不过时

当前，世界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，武器装备远程精确化、智能化、隐身化、无人化趋势明显。有的官兵认为，现代战争打的是信息、技术和装备，面对面的厮杀少了，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变得无足轻重了。这种认识，过高估计了现代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制胜作用。其实，无论什么样的战争，无论什么样的装备，战争是人与人之间对抗的本质属性永远不会改变，夺取胜利永远离不开“两不怕”精神。

澄清“技术决定论”的模糊认识。军事技术的每一次变革及在战场上的运用，都会产生“技术决定论”的认识，认为战争是技术与技术的对抗，忽视人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，否定战斗精神的重要地位。实践证明，这种认识是片面的。战争胜负取决于多种因素，首先取决于战争的性质，同时还取决于战争双方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士气等诸多要素，技术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，而且技术这个条件也离不开人的因素。正如恩格斯指出的，枪自己是不会动的，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。没有人的战斗精神，技术本身不会在战场上自动搏杀。技术是人自身力量的外化，同时又反过来激发人本身的创新创造，努力实现人与武器的最佳结合，把先进的技术转化为战斗力，为达成战争目的服务。

澄清“武器决定论”的模糊认识。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，但不是决定的因素，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。现代战争绝不是坐在电脑房里按按电钮、敲敲键盘就可以决胜千里的。武器不能自动打仗，无论信息化、智能化到了什么程度，最终还是由人来决定战争胜负的，特别是人的战斗精神在其中起的作用。打胜仗固然要靠战略战术，要靠体制机制，要靠武器装备，要靠综合国力，但没有高昂士气，没有战斗精神，

光有好的作战条件，军队也是不能打胜仗的。在一定情况下，武器优势固然可以带来战场优势，但这一优势不是绝对的，武器劣势的一方依靠正确的主观指导、依靠强大的战斗精神，照样可以扬长避短、固强补弱，同样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。

澄清“地位决定论”的模糊认识。从世界上近几场局部战争来看，现代战争在信息、网络、电磁等领域表现得淋漓尽致。由此，一些官兵认为，现代战争中靠不上边、说不上话，插不上手、用不上劲，更谈不上发挥战斗精神的作用。“地位决定论”归结起来就是否定人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。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，现代战争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一体化联合作战，参战的各军兵种无论是前方还是后方，无论是主力还是配属，都在作战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，离开任何一个要素的配合，失去任何一支力量的支援，都可能功归一篑、满盘皆输，可谓是“牵一发而动全身、破一点而制全局”。因此，任何一支部队、任何一名官兵，都要牢固树立“打赢离不开我、合力才能制胜”的意识，自觉以“两不怕”精神投身作战，为战争胜利作出应有贡献。

战场时空的瞬时多维决定“两不怕”精神至关重要

现代战争在全维空间、诸多领域展开，官兵不仅要面对伤亡的威胁，更为经常、更为大量的是要面对精神的攻击，要求官兵必须坚固“两不怕”精神，培育顽强的意志品质、勇敢的战斗作风、过硬的心理素质，才能适应打赢现代战争的需要。

现代战争的即时性对人的精神因素提出了更高要求。现代战争时空特性发生重大变化，进入发现即摧毁的“秒杀”时代。目标发现快、指挥决策快、部队行动快、作战转换快，对联合作战准备与实施的时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，先敌一步胜过千军万马，快敌一拍成为制胜关键。这就要求我们在实战化军事训练军中，要大力发扬“两不怕”精神，树牢养兵千日、用兵千日胆大，坚持从难从严训练，加强应急应战训练，做好随时打仗的充分准备，做到招之即来、来之能战、战之必胜。

现代战争的立体性对人的精神因素提出了更高要求。现代战争作战空间不断拓展，战场的立体交叉、多维一体，使得在单一空间夺取战争制胜优势的历史将难以重演。现代战争前沿纵深、内线外线界限相对模糊，主攻助



攻、主战参战区分相对弱化，使得全体参战人员时时处处暴露于战场空间，甚至处于无处可遁的危险境地。这就要求广大官兵必须弘扬“两不怕”精神，勇于正视战场、敢于直面强敌，始终保持不怕苦、不怕死的冲锋姿态。

现代战争的全域性对人的精神因素提出了更高要求。现代战争在物理域、信息域、认知域等方面全方位展开，特别是认知域成为战争博弈的终极战场。相对于物理域、信息域，认知域的优势更稳固、更持久、更具有决定性。有了这种优势，就能将物理域和信息域存在的势能转化为制胜优势。而现代战争海量的战场信息和重重“迷雾”，对参战军人的认知力提出严峻挑战，对战斗精神提出更高要求。广大官兵只有具备坚定的信念、顽强的意志和敏锐的感知，以大无畏气概来震慑对手，才能使战争进程向有利于己方的形势转化，最终赢得战争胜利。

现代战争的残酷毁伤决定“两不怕”精神不可或缺

现代战争由于各种信息化武器装备广泛运用，致使战争的暴烈程度不仅没有丝毫降低，反而呈指数级提高，对目标的毁伤更严重、对生命的摧残更惨烈、对精神的考验更严峻。实践表明，无论到什么时候，精神因素都是战争中最重要的一面之一。打赢现代战争，“两不怕”精神始终是锋利的刀刃。

应对现代战争的精确打击离不开“两不怕”精神。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计算机、激光、红外等技术应用于战场，现代战争正由概略作战向精确作战转变，打击方式从“地毯式”到“外科手术式”，命中目标从“饱和”到“点穴”。这种精确打击某种程度上会对

参战人员产生巨大的精神震慑和心理威慑。如果缺乏战斗精神，产生恐慌心理和畏战情绪，就会不战自乱、不打自垮。必须大力弘扬“两不怕”精神，始终保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，关键时刻勇于亮剑、敢于胜利。

应对现代战争的体系破击离不开“两不怕”精神。现代战争不再是作战要素、单元相对独立的较量，而是全要素、全系统的体系对抗，一体化联合作战成为基本作战形式。在体系与体系的对抗中，破网、断链、毁点，是体系破击的核心要义，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一招。未来作战任何一个层次和环节遭到破坏，就会造成整个作战体系运行受阻，甚至面临“瘫痪”境地，从而降低和削弱整体作战效能，动摇和摧毁人们的信念意志。这就要求广大官兵必须强化联合作战的观念和协同配合的意识，强化组织纪律观念，把各个作战要素的力量凝聚起来。

应对现代战争的持续攻击离不开“两不怕”精神。现代战争虽然具有即时性、突发性特点，但有时也会实施持续行动。在高强度不间断作战情况下，交战双方都会高度紧张、消耗巨大，极易产生精神疲劳症，对官兵心理提出严峻考验，没有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是不可能坚持到底的。广大官兵必须坚定勇于牺牲、敢打必胜的决心意志，特别是在武器装备敌优我劣的情况下，更要充分发挥“两不怕”精神利刃威力，变劣势为优势、变被动为主动、变不利为有利，坚决打赢现代战争。



现代条件下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，特别是高新武器装备在战场的大量广泛应用，已经改变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方法，传统作战理论逐渐陈旧过时，指导作战的功效大打折扣。陆军作为军事力量的“压舱石”军种，打赢战争的最终力量，其作战理论如何创新发展，是必须高度重视并认真研究的问题。

陆军作战力量使用

陆军作为数量规模最大、兵种最多的力量，在不同类型局部战争中如何使用，是战争准备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。

一是研究从海上发起局部战争的作战使用。“火力突击与反突击”是这一战争模式的基本特征，战火落岛、落地是这一战争的终极走向。火力突击与反突击阶段，空军、海军力量是主角无可置疑，而陆军的空中力量、远程打击力量也不会袖手旁观；战火落岛、落地阶段，陆军担重任更是客观现实。因此，这一模式的战争中，陆军诸兵种力量如何使用、与其他军种兵力力量如何联合行动等等，都是陆战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。

二是研究边境局部战争的作战使用。当今的边境战争，已不是传统的敌大兵压境，“山羊啃草”式的一线平推攻击，然后层层抗击，再驱敌出境的交战模式。边境作战的立体性、非线性、复杂性，对反击力量、反击方式、反击方法等，都提出了全新要求。陆军作为“夺土控局稳边”的机动力量，边境反击作战中哪种力量打头阵、哪种力量深入纵深，哪种力量拔点控局，以及各种力量什么时机使用，达成什么目的，各作战力量之间怎样协同等等，是边境反击作战必须研究的问题。

三是研究城市防卫作战中的作战使用。当战火点燃时，特大型城市往往成为强敌突击的首选目标。“仗”从天空打起，陆军诸兵种力量是隔岸观火，还是积极参与，取决于敌人的作战目的和投入兵力。但城市之战，无论怎样打，陆军作为保底军种，都应箭在弦上，随时准备投入战斗。所以，陆军高炮部队、陆航部队、无人机力量等如何运用，才能最大化取得战绩；而当敌空降或投入地面部队时，特战部队、装甲机械化部队如何运用，才能制敌于不利态势，都是作战理论急需破解的难题。

空中、地面、特战力量的“两线+一点”行动

空中打击力量、地面突击力量、特战攻击力量这三支力量如何行动，如何互动击敌软肋，如何实现作战效能最佳，是陆战理论必须研究的时代课题。

一是陆战正在“昂起头”。千百年来，地面是陆战的支撑，是陆战的舞台。伴随着科技革命的东风，陆军空天化武器装备迅猛发展，陆战重心开始由地表向空中上升，武装直升机、无人机博杀成为陆战的新特征。陆战重心“上翘”，交战向空天敞开怀抱，陆战理论必须“抬起头”，向“地空一体”作战要战斗力。

二是“两线+一点”成为现代陆战的基本形态。武装直升机的快速崛起，使陆战“立了起来”；特战力量“井喷”式发展，拉大了战场纵深，拓展了作战空间，增添了陆战的诡秘性和互动性；无人机大量用于战场，膨胀了交战空间，使陆战的机动性、立体性更强。这要求陆战理论必须关注“飞行化”力量发展，注重地空一体联合行动研究。

三是强化“两线+一点”作战研究刻不容缓。地面战车、空中武装直升机、无人机与特种作战力量协同作战离不开先进作战理论的支撑。由于我军陆航力量、特种作战力量处于起步并加速发展阶段，特别这些力量都是独立的实体，使得“两线+一点”作战研究缺少合力。而这种陆战模式的强劲发展态势，要求陆战理论研究必须向这一方向聚焦，从理论上搞清楚、弄明白三支力量融合互动作战的制胜机理、方式方法，实现陆战效益的最优化。

“小群队”作战

大系统支撑下的“点战场”特

把准陆军作战理论创新的时代脉搏

□ 王雪平

性，要求陆战理论必须重视“小行动”研究。

一是把合成营作为研究的基本对象。“小战斗”是信息化战场的基本特征，营规模的联合行动成为陆战场角逐的“主旋律”。陆军作战理论研究应该围绕营战斗聚能量、出智慧。如，登陆作战、边境反击作战、城市作战等不同作战样式，以及进攻、防御不同类型作战中，合成营的编成、任务、战法、指挥，特别是与其他力量联合行动的方式方法，进而把营层级的作战理论构建完善，以满足现代陆战场“小分队大作为”的需要。

二是深入推进“联合战斗”理论研究。几辆装甲战车与几架武装直升机、无人机捆绑行动，是未来战场的常见样式。联合作战向战术层面下沉，分队层级联合战斗比例增大，要求陆战理论研究必须放低视野、拓展范围，聚焦“联合战斗”出成果。需要研究联合战斗的特性、方式、方法，联合战斗的时机、指挥、战法和保障，联合战斗的制胜机理和发展趋势。

三是研究大空间、远距离遂行任务。信息时代的“大空间、小战场”特性，要求陆军作战理论研究必须“望寰宇”，顺应大空间、远距离遂行“小任务”的发展趋势。而“小任务”的复杂性、高频率，要求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先导搭桥铺路。研究分队大空间、远距离机动，解决安全、快速抵达问题；研究诸军兵种力量协同，解决大系统支撑下的“精确作战”问题；研究远距离战斗综合保障，解决跨区、跨境行动的持续战斗力问题。

与无人机力量协同制敌

陆军作战理论创新，必须意识到的一股新质作战力量正在破壳而出，它将成为未来陆战场的“无人杀手”，即无人机力量。

一是研究无人机作战理论。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首次提出了“无人系统蜂群作战”理论。这种理论认为，由于未来无人系统大量用于战场，像蜜蜂、蚂蚁一样成群结队对目标进行大规模自主攻击成为可能。在这方面，我们不能“只是欣赏别人的精彩”，更需抢占无人机制理论研究制高点。

二是研究与无人机协同理论。力量高度分散、行动迅速敏捷、协调模式多样，是无人机系统作战的优长，而防护力弱，不能近战，只能飞行作战的“软肋”，逼迫其与地面作战力量协同行动。同时，无人机力量与陆军部队装备及使用上的巨大差别，使得“无人”与“有人”力量协同成为重难点问题。陆战理论研究必须向这一领域聚焦，通过把协同原则、方法、行动研究透，实现“两类”力量深度融合、叠加生力，谋求1+1>2作战效益。

以奇制胜的神头岭伏击战

□ 叶秋玲 吴云崖

神头岭伏击战，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第129师在山西省潞城县神头岭组织的一次带有神奇色彩的战斗。此役激战2个多小时，我部以伤亡240人的代价击毙敌1400余人、俘敌80余人、缴获各类枪支300余件、毙伤和俘获骡马600余匹。这次战斗沉重地打击了入侵晋东南地区日军的嚣张气焰，有力地策应了兄弟部队在晋西地区的作战行动，以至于日军承认，这次战斗是八路军“一流的伏击战”。

战法运用“奇”——围点打援。1938年3月8日，第129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批示，拟定了“在黎城、东阳关、涉县之线，寻求敌人弱点或诱其暴露弱点而痛击之”的作战计划。战前，结合我同日军兵力、火力等差距较大的实际，对部长公路上的敌情作了详细侦察和分析。从侦察和战斗中缴获的文件得悉，该公路沿线各县城均有敌军驻守。其中黎城是敌之重要兵站基地，存放有日军晋西会战的粮食、輜重、武器、弹药等物资，守备兵力相对薄弱，是敌最感之点；黎城以东的涉县日军驻守有400余人，而黎城西南的潞城是敌在长治地区的重要据点，驻有日军精锐部队第16师团和第108师团3000余人。根据敌一处受袭、他处必援的规律，一旦我围攻黎城，涉县、潞城之敌必出兵援救。因此，我军决定采取攻其所必救，歼灭其

救者的“围点打援”战法。以陈锡联率第385旅第769团伴攻黎城，并阻击涉县的小股援敌，另以2个团为预备队，在黎城周边大造声势，设饵“钓鱼”，以吸引潞城之敌前来增援；以陈赓率第386旅3个团，在潞城至浊漳河畔的潞河村之间设伏，一举歼灭援敌。

地点选择“奇”——平坦地形设伏。在明确打援任务后，伏击地点选择问题，又成为第386旅作战会上争论的焦点。伏击地点离“围点”的黎城太近，唯恐敌冲破包围，我攻城部队易陷入腹背受敌之困境；离敌据点潞城太近，敌一旦发现我企图，便有可能调头缩回城内，无法完成“打援”任务。最后，在国民党的军用地图上，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了神头岭。从地图上看，神头岭位于潞城、黎城之间正中位置，且有高地、矮坡，公路从沟底通过，虽然壕沟不深，但在平原上打伏击，这已经是最好想地形了。而以胆大心细著称的陈赓却执意要去神头岭现地一探究竟。结果，现地情景让所有人目瞪口呆，冷汗直流。原来神头岭附近地形与地图上完全不符，地图上公路从沟底通过，而实际却在光秃秃的山梁上，且山梁较窄，路两侧几乎没有隐蔽物，不但便于大部队隐蔽，攻击队形也难以展开。公路北侧虽有深沟，但不便于预备队运动，敌居高临下，反而会使我方陷入困境。

虽然按常理来讲，神头岭并不是

打伏击的好战场；但经过缜密的现地勘察，从来不打没把握之仗的陈赓却认为，伏击战的关键在于“出其不意、攻其不备”，该地形不够险要，敌也肯定认为不会设伏，易产生麻痹心理，这正是我出其不意、攻其不备进行伏击的绝佳之地；公路两侧虽隐蔽物较少，但却有国民党军队留下的残弃工事，且离公路仅几十米至百米，因该公路是敌常走的运输路线，早已对旧工事司空见惯，按照惯性思维，敌根本无法预料和提前发现我在工事内隐蔽待机；山梁狭窄，我方部队不利于展开，但我突袭之下，敌更无法展开队形还击，“独木桥上打架，先下手为强”。

战术配合“奇”——兵火协同默契。3月16日凌晨4时，担负“钓鱼”任务的第769团开始突入黎城城内，与敌展开激战，不明真相的日军分别向涉县和潞城请求增援。涉县以数百人乘车来援，至东阳关被第769团主力阻击，被迫撤回涉县。与此同时，第386旅以1个连兵力，在潞城东北1505高地袭扰潞城之敌，使敌不敢倾巢出动，分散其兵力，减轻压力打击压力，最终致使敌抽调步兵1500余人向黎城增援。9时30分许，当日军增援部队全部进入伏击圈后，第386旅3个主力团从三面向敌突然发起攻击，拦头断尾掐腰，顿时将敌截为数段，犹如神兵天降，打得敌军措手不及，四处奔逃。正如旅长陈赓

